

徐永昌勳名有自（續完）

張 錦 富

主政河北折服日使

民國十八年八月，徐永昌先生調任河北省政府主席。時各國駐華使節仍駐北平，新任日公使佐分利來訪，並在日使館設宴招待，適東北又發生所謂鐵嶺事件，佐分利公使深以中日兩國懸案之多將使雙方關係陷於僵局為憂，徐先生即席說：「予認中日兩國懸案之多，可謂正常。予見法院訴訟之兩造，多屬朋友故舊，而鄰居親戚兄弟間之訟事，亦復不少，中日兩國懸案之多，正反映兩國關係之深。由懸案多的方面看，覺得是件不了的事，由關係深的方面看，我們是近鄰，是朋友，是親戚兄弟，並無不可了之事。」佐公使深服其說，一再援引，轉向日上院議員訪華團及朝鮮總督來平時言之。不意三個月後，佐使歸國述職，竟以自殺聞，徐先生痛失一和平之友，特赴日使館弔祭。是年又直河北省水旱災交集，徐先生約集平津銀行界，並請朱慶瀾、熊希齡、李石曾會商，呈行政院核准長蘆鹽附加，抵借的款，設立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，鑿井灌渠，培養民力。並致力於河北省預算之整理，節約省政開支，剔除中飽，增益稅收，財政立趨安定。又在滿城縣之一畝泉建立國民軍第三軍昭忠祠，崇祀前軍長孫岳（禹行）暨歷次戰役陣亡官兵，

以安忠魂。當十一年在大名剿匪時，徐先生修函迎養徐翁椿齡，翁以腰脚尚健，辭不果來，十七年夏，始迎至津，自是由津而保而綏而平，均得朝夕奉養，十九年八月徐翁病逝，徐先生督師蘭封，遙奠之，翌年春，為治喪，並為文勒石紀念之。

民國十九年中原之役，徐先生一如十三年北京政變時不同意以武力解決政爭之主張，且又終於接受軍令，營壘河上，所異者前操必勝之券，此則固知其不可為。故在豫作戰六閱月，雖陣地無缺，而自渡河入豫，即於黃河橋路軌間，鋪板覆土，灑水維護，並於兩岸留置民船數百隻，以備萬一之用。既而津浦線北軍失利，或以軍事見商，徐先生答說：「予受命而來，當全師而歸，他無所知」。又語友軍：「倘失敗，所有北撤部隊有一未過河者，本部隊決不渡河。」旋平漢線友軍西撤，隴海左翼友軍亦動搖，徐先生乃嚴飭所部掩護友軍陸續渡河，繼命所部孫楚軍掩護其餘六軍，孫軍馬延守師（原國民三軍部隊）掩護其餘二師逐撤還守，依次北渡，重轍輻重，循序先行，徐先生獨殿後。過開封時，並將所借商會餉款派人送還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雍容謙遜，有馮公孫羊叔子之風。石友三既渡河，抵彰德，轉圖截取掩護友軍，徐先生察其異，一面裝運官兵行

李，實以輜重，沿平漢路過彰北上，一面親率所部及龐炳勳軍經修武分兩路入太行山，逕抵上黨之高平縣。於是命各軍分區駐防，限三日內，整頓出操，恢復常態，既定，乃電辭總司令職，解征衣，脩然歸并垣。旋任晉綏警備總司令，晉綏兩省地方，倚若長城，華北亦賴以安定，時賢譽為「全師還晉功尤豐」。

二十年秋，任山西省政府主席，值九一八變作，內憂外患，交相煎迫，而地方首長謀國步趨，或未能一致，徐先生奔走平津間，謀所以安華北者安國家。常對人說：「外侮不足哀，屈辱不足憂，戰敗不足懼，其所哀所憂所懼者，在吾人能否覺悟其受侮之由而痛加改正。吾人應知：非團結無以禦侮，非自強無以圖存，力避內鬨，各就力之所能及者盡力而為，國事前途，必定光明。」又以提倡新學四十年，而國人尚不知愛國，尚不知服用國貨之可以救貧，以致洋貨充斥，入超日甚，國內工業，日趨萎縮，而學風且日以頹敗，於是設山西省政設計委員會，致力於經濟建設。通令全省服用國貨，令教育廳組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委員會，按國家地方需要，確實加以改革，並詰誡全省父老：「不服用國貨，國必亡，不改革教育，種必滅，吾人今知其弊而不糾正最為可恥。」又以丹料毒品之戕害國民健康，販賣

二十六年春，調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，佐委員長 蔣公整訓師旅，準備國防工事，不遺餘力。七七事變，任委員長保定行營主任，指揮第一戰區抗日軍事，洞燭日軍企圖速戰速決，三月征華之陰謀，實行關隘奇襲戰，使日軍銳氣受挫，我軍得以轉入有利陣地，從容部署。二十七年春，政府西遷，長期抗戰，全面展開，奉命出任軍令部部長，佐 蔣委員長運籌決策，慮遠思深，判斷敵情，擘劃調度，悉合機宜，常常訓勉僚屬，敗不可喪氣，勝切忌驕狂，對於參謀人事制度之建立，參謀教育之改進，竭智盡慮，措置井然，八年之間，宿疾屢犯，勞苦堅忍，不少懈怠。

抗戰勝利奉命受降

三十四年八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特派徐先生在東京灣美艦米蘇里號，代表我中華民國參與盟國受降典禮，當徐先生簽字於日本降書之際，曾應新聞記者之請，發表談話說：「我覺得大家皆應反省，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過失者外，皆應有所懺悔。」及徐先生入東京，目觀日人之肅靜與其報章言論之坦率，又曾向他的左右說：「日人之興，可計日而待。」當徐先生僚屬建議痛飲黃龍時，復加以阻止，曾說：「而不悟憂難之將臨耶？」由此可見其深沉大度，悲天憂國之懷，躍然在人心，宜乎享譽盟邦，蜚聲三島。徐先生在受降前後，記有日記十八則，堪稱米蘇里艦受降的第一手珍貴史料，特予抄錄於後。

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午間錢慕尹（大鈞）電話：蔣先生要余準備往菲律賓接受日本投降，明日或須成行云云。當即決定以楊宣誠、朱世明、王丕成、李樹正及陳養空等八員隨往。九時半詣曾家岩，赫爾利大使、魏德邁、陳辭修等先在。赫爾利稱，日本覆電今晚可到；簽字舉行期亦甚近。魏德邁又說為余準備飛機及食宿等事，情意甚殷。

八月十四日 蔣先生約晚飯。飯後錢慕尹來云：魏德邁請轉達已為備妥飛機兩架到白市驛，其中一架設備至佳，備余乘坐云云。

八月十七日 午後二時半決定即日啟行赴馬尼拉。五時半，赴九龍坡飛機場，六時一刻乘運輸機赴白市驛，換乘四引擎飛機於六時五十分起飛，晨二時廿分（非為三時卅分）抵菲。

八月十八日 午前美方情報部主任魏樂比少將及特務團長某來，午飯在領館，飯前視察難僑居所，宣達中央軫念之意（僑胞升旗燃放爆竹）。午後五時半訪麥克阿瑟將軍談簽字事，俟代表到齊偕往沖繩島，然後轉東京灣於美艦上舉行。在此約需留一週。美總部亦將移駐東京，麥表示願余亦住。余自美總部歸，麥旋派警衛團長區特勒再來。

八月十九日 午前會客。魏樂比少將餽贈烟酒，並達麥克阿瑟將軍午宴之意（昨已束約）。

八月二十日 電蔣先生報告：日代表河邊虎四郎一行於皓（十九）日晡時到岷，由美軍方參謀長薩德蘭接受其投降意見，並提示下列幾點：（一）詳報東京附近機場設備，並令附近居民

遷移；（二）美即空運一個師赴東京，準備營房；（三）俟空運部隊全數到達後，麥克阿瑟即赴東京。日本代表要求盟軍於兩個月後登陸，經予拒絕。河邊等於荷（二十）午飛返東京，瀕行要求於夜間飛抵降落，並謂渠國內情形複雜，問題尚多也。

午前陳博生偕中外記者十餘人來訪，問答約刻許。渠等行時為余攝影片。

八月二十五日 蘇代表一行十三人今午到此，已電 蔣先生。今日本定登舟，以前日颶風襲東京，海上風浪正狂，改明日成行。

八月二十六日 午後三時出發，船為美方一運輸艦，五時開駛。聞須行五晝夜，計於三十一日午後始可達東京灣。簽字已改為九月二日矣。

八月二十八日 美軍二十六日已有軍官三十人，兵士百二十人在東京着陸。麥克阿瑟本日飛沖繩。

黃龍緩飲憂難將臨

八月二十九日 午後四時各國代表在舵樓上同攝一影。

艦上情報：麥克阿瑟三十日由沖繩飛東京，降落之機場離東京十八里。空運部隊七千五百人及海軍陸戰隊萬人，將於卅一日飛蒞東京，艦隊亦於是日進入東京灣港內。

日本報紙社論稱：宜與美合作，切戒妄動，須認識從前錯誤，然後可以和平云云。

八月三十日 今日情報：麥克阿瑟已降落東京，日方曾備鮮花表示歡迎美軍之意。尼米茲亦將

代表美國簽字，已在途中。海爾賽第三艦隊駛入東京灣。第五、第七兩艦隊亦相繼開到。

八月三十一日 艦報：美英艦隊三百八十艘已駛抵東京灣、橫濱附近，航空母艦計九艘，尼米茲亦到。

午後三時四十分過橫濱軍港，懸有太白旗幾面，曾攝一影。四時四十分抵橫濱附近下碇停泊。但見四周鐵艦圍繞，入晚燈光閃灼，照耀海濱，如一扇形，真有舳舻千里之概！甲午之役果能一勝，則我國海軍今日不悉何似。又尼米茲、海爾賽二旗艦及主力艦十三艘（亦在三百八十艘以內），美陸戰隊七千五百人於橫濱登陸完畢。據麥克阿瑟稱：日對投降似有完全誠意，各地之佔領似可希望不至有太大的磨擦云云。今日艦上報紙發表余之略歷，並請余發表對於此次戰事以及受降之感想，余僅答以：我覺得這是一個應該懺悔的經過。

九月二日 今日為受降簽字期。七時半乘○○號驅逐艦，於艦上晤美、英、蘇、澳、荷代表，八時許到達米蘇里號，美第三艦隊總司令海爾賽之旗艦也。按規定，中國代表先登，軍樂大作，英、蘇、澳、荷等代表繼登。九時日方代表亦到。首由麥克阿瑟簡單講述儀式開始辭。此時已各按規定就位，日代表立於案之對面，各國代表依次排列為美、中、英、蘇、澳、加、法、荷、紐九國，美海陸軍官，原在菲律賓被俘之溫銳特少將暨新加坡被俘之裴西佛亦參加。加拿大代表簽字誤低一格，致繼簽者亦相率而低，此殊失態。九時八分儀式完成，麥

讓各代表入客廳，余與麥克阿瑟、海爾賽二人寒暄（儀式前已與尼米茲晤敘），海爾賽指船上空軍九百架密集隊形飛過，謂余曰：此皆第三艦隊之空軍也，先已另有保護機各數百架在上空盤旋。嗣與麥話辭，旋即按規定儀式下艦，登驅逐艦而返。美代表為尼米茲元帥，中國即余，英為符立德上將，蘇為得非比亞利少將，澳為布來梅上將，加為考斯古特上校，法為納克勒克少將，荷為海勒夫利須海軍中將，紐為立錫惕少將；日方為重光葵及梅律美治郎等十一人。

午飯後移岸上，寓新大飯店，命王參謀洽詢飛機事。

九月三日 飛機今晚始可到此，尚須留此一日。中飯後同人在東京，余未偕往。四時偕王參謀至附近街頭周遊約一時半，見日本警察守崗如常，民衆靜肅，各報登載亦毫不隱飾，直謂降伏（不實在、無紀律之國民，將來困苦必較日本為大），日人之興，可計日而待也。晚飯時決定明晨行。某要同人大飲，且謂此真痛飲黃龍者，余切止之方罷。諸人不悟憂難之將臨，似怪余不盡人情者。

飛臨日境滿目創痕

九月四日 今早十時廿分起飛，經東京，機中遙望富士山，曾攝一影。經大阪、神戶，災情較東京為重。過廣島時為一時四十分，機身環繞兩周，殘破最甚，幾僅餘十之一二，餘盡夷為平地。原擬經長崎，嗣以地下大雨，氣候稍差

，乃改直飛上海，六時廿分到。原說機師休息後繼飛，乃下機後機師欲留，謂白市驛無夜航設備，同行諸人亦多有欲留者，余遵循其意。機場僅有航委會數人，美機數架。機師數人；日機頗多，詢悉各機場有七十餘架。守衛仍由日軍担任，以我軍運輸緩慢，所到無幾。聞張雪中今早到此。俄頃，二區航空司令章君來，近余與養空宿於該部，餘俱赴市宿。竟夜大風。在米蘇里艦上遇大公報記者，詢余感想，略告以：我覺得大家皆應反省。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過失者外，皆應有所懺悔。該艦客室置馬鞍一具，謂係受東洋譏諷之答復。於驅逐艦上晤史迪威，曾相與問詢數事。

九月五日 今早十時同人都自城來，而機師不至，遂延數小時。結果又改定明晨起飛，余又留居大場（機場定名）一日。

九月六日 早八時一刻起飛，滬市多人及記者來送。沿江西航過武漢、恩施，一時廿分抵白市驛。半小時後乘航站車回寓。此行來去整二十日也。

九月七日 早十時謁蔣先生，報告簽字一行經過，並談述非僞情況，約三十分鐘。魏德邁繼至，略寒暄而去。

徐永昌先生抗戰勝利後，任國民政府委員。三十五年六月，任陸軍大學校長。又行憲前，被選為制憲之國民大會代表；後又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。三十七年，任國防部部長。三十八年夏，閻錫山先生之戰鬥內閣成立，任政務委員。此數年間，更僕僕於北平、太原、廣州、重

慶、成都、昆明、甘肅、寧夏、包頭各地，再爲國事而奔走，蓋數十年如一日也。政府遷臺。徐先生率陸大師生東渡。四十年初，陸大第二十三期畢業後，學制變革，遂於四十一年改任總統府資政。是年十月，晉授陸軍一級上將。四十三年十一月，兼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一生盡瘁國事，勳勞卓著。政府策勵紀功，曾頒授青天白日勳章、勝利勳章及一等雲麾勳章。中國國民黨並選任徐先生爲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，改造後，任中央評議委員。

愴懷良輔哀榮備至

徐先生樂天知命，用行舍藏。「不怕死，不愛錢」，在軍則督率將士，進攻居前，退却居後，從容鎮定，生死置之度外；並命營團以上軍需組聯合軍需委員會，審查收支帳目，定期公佈。從政歷任三省主席，交卸之時，餘款不論多寡，悉交後任，物品亦然，巨細無遺。任內俸給收支，逐項登記，前後列帳三冊，均保存之，將以留示子孫，使知所守，毋玷家聲。非義之財，從不收受，其廉介如此。性恬靜，愛山水，每登臨，輒作遐思，不忍卒去。文質彬彬，仁民而愛物，統兵數十萬，主政三省，未嘗妄殺一人。一生以愛國愛民教部屬，故部屬咸愛戴。

徐先生病篤之時，入台大醫院診治，堅囑家屬左右，勿勞人知，對身後事亦無一言，赤裸裸而來，赤裸裸而去，光明磊落，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卒，享年七十有三。葬於臺北縣陽明山紗帽嶺之陽。總統 蔣公篤念良佐，於病中曾數遣人問疾，出殯之日，復題頒「愴懷良輔」

「輓額，親臨弔奠，並頒褒揚令，旌忠狀。故舊袍澤送葬者皆失聲。豐碑屹立，哀榮備至。著作有求己齋日記、回憶錄、雜記及言論集等，皆開當代史實，極爲可貴。

壽南屏八十 楚舒

季春時節偶同袍，三楚風光氣自豪，君在廳中裏教育，我爲司法獻微勞。

民國十八年 總理奉安典禮籌備會設在湖北省黨部，余二人均由服務機關派往工作，因此相識，十九年結婚，二十年生子國雄，時南屏供職湖北省教育廳，余服務於湖北高等法院。

輕舟攜子到淮安，領導羣倫主杏壇。雅頌弦歌長不輟，滿城學子盡心歡。

民國二十二年江蘇省教育廳派爲淮安縣教育局長，由鎮江到淮安須乘船。湖心古寺立湖心，少長羣賢載酒吟。欲向郊區尋勝跡，韓台梅里昔猶今。

淮安城外湖心寺，建於湖之中心故名。騷人墨客常載酒聯吟郊區，尙有韓信釣魚台，梅皋故里等古蹟。

北上京華執教鞭，故都風物任流連。巍峨帝闕曾遊覽，長校唐山又兩年。

民國二十四年應大學之聘，至北平任教席，旋由河北省教育廳派爲省立第四中學校長，校址在唐山。

頤和園外是昆明，石舫無人獨自橫。景

色湖光美如畫，西山紅葉更多情。

昆明湖邊石雕船爲湖邊一景。

湘江避亂展顏難，勝利聲中笑語歡。正是萬民同慶賀，忽驚赤禍又彌漫。

盧溝變起避亂湖南湘潭，勝利後不久赤禍又成燎原。

欣逢六四慶嘉辰，喜獲孫兒樂最真。巧共爺翁生一日，故將小字證良因。

六十四歲生日喜獲長孫，因與爺翁同日生，故命名紹祖號同福。

寶島安居念八年，盈門桃李逾三千。書生報國生花筆，議論箴言近百篇。

三十六年到台灣，嗣應台大之聘任教授，五十九年因病退休，翌年病愈復任教台大，至六十四年來美時止，住台灣共二十八年，教學餘閒從事寫作，致著作等身，來

美前贈予中央圖書館收藏。探親來美已多時，歡敘天倫樂可知。每有心情懷故國，海天雲樹寄遐思。

白頭偕老自相誇，五十年來這一家，更喜兒孫長聚首，八旬歡慶慶無涯。

己未仲秋荃予吟祝